

ESG 评级分歧能影响审计师决策吗？

——基于审计意见视角的证据

刘耀娜,张焰朝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 ESG 评级结果是判断 ESG 表现的重要参考,但各评级机构对同一企业的评级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以 2010—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 ESG 评级分歧和审计意见的关系。研究发现:ESG 评级分歧提高了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进一步检验发现:ESG 评级分歧通过增加审计师信息处理难度、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使得审计师的风险感知水平上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师行业专长在 ESG 评级分歧和审计意见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审计师面对企业 ESG 评级分歧会优先选择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以降低自身风险。研究有助于理解 ESG 评级分歧的经济后果,为审计师作出合理决策及监管部门建立统一的 ESG 评级标准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 ESG 评级分歧;审计师决策;审计风险;经营风险;重大错报风险;信息透明度;审计意见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14(2025)02-0035-10

一、引言

近年来,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如何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了全球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和面临的重大挑战。针对该挑战,中国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为微观经济主体,企业能否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对国家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至关重要。ESG 理念重点关注企业在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个非财务维度的综合表现,能为企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提供系统且可量化的指导,在此背景下,ESG 表现已渐渐成为评估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 ESG 投资指南白皮书》显示,至 2022 年第三季度末,我国 ESG 投资总规模约 26 万亿元。随着 ESG 投资热度的持续攀升,上市公司、投资者和监管机构也越来越重视企业 ESG 信息的披露。目前我国 ESG 信息属于自愿披露信息,为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国际的 MS-CI、汤森路透、彭博等和国内的华证、商道融绿、万得等 20 多家评级机构应运而生,对企业 ESG 表现进行评级。ESG 评级一定程度上为相关信息使用者尤其是投资者提供了重大决策参考依据,然而由于不存在统一的 ESG 评级体系,各评级机构的权重、指标设置和范围皆有差异,导致对相同企业的评级结果大相径庭,呈现较大的分歧^[1],如新通联(603022)2022 年万得评级为 AA,7 档中的第 6 档,华证评级为 CCC,9 档中的第 3 档。已有研究认为,ESG 评级分歧会干扰已披露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2],并对企业产生消极影响,如影响股票收益率、降低股票流动性和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增加融资成本和收益波动性等^[3-7]。

审计师作为“看门人”,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通过提供专业、独立的审计服务,维护了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8]。在 ESG 投资备受

[收稿日期] 2024-0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CJL013);河南省软科学项目(242400412054)

[作者简介] 刘耀娜(1989—),女,河南郑州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数字经济、公司财务,邮箱:liujz200818@sina.com;张焰朝(1987—),男,河南安阳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

关注的当下,审计师也成了 ESG 评级信息的重要使用者。审计意见的出具 是审计师应对审计风险的重要表现,也是外界投资者了解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重要参考。客户的整体风险会通过作用于审计风险,影响审计师审计意见的出具^[9]。企业的高风险行为如信息操纵、股权质押、高风险担保、未决诉讼和短贷长投等都增加了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10-15]。那么 ESG 评级分歧是否会增加审计师的风险感知水平从而导致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呢? 已有研究尚未给出回答。关于 ESG 评级分歧和审计的关系研究,有学者从审计费用的角度探讨了 ESG 评级分歧对审计风险的影响,认为 ESG 评级分歧提高了企业的审计风险,审计师会增加审计费用以作为风险溢价的补偿^[16],然而该研究并未涉及 ESG 评级分歧是否会影响审计意见的出具。理论上讲,当审计师面对较高的审计风险时,会通过选择增加审计资源投入、提高审计费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更换客户等方式规避审计失败和诉讼风险^[17]。审计意见是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最重要外部评价标准^[18],相比于审计费用支出,投资者等审计报告使用者可能更关注审计意见类型,那么 ESG 评级分歧是否会影响审计意见类型,有待进一步研究。

基于此,本文以审计意见为研究视角,探讨了 ESG 评级分歧和审计师决策的关系。可能的研究贡献有:第一,从审计意见角度拓展了 ESG 评级分歧经济后果的研究。目前关于 ESG 评级分歧经济后果的研究体现在其对投资效率、信息效率和融资效率等企业内部的影响上,关于其对审计师的影响也是落在审计费用研究上,本文从审计意见视角探讨审计师面对 ESG 评级分歧的风险应对决策,为 ESG 评级分歧经济后果的研究做了重要补充。第二,从 ESG 评级分歧视角拓展了审计意见的研究链条。已有文献从审计师特征、公司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等方面研究了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本文从 ESG 评级分歧角度出发,探讨其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进一步补充了有关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三,从实践角度看,本文研究了 ESG 评级分歧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一方面帮助审计师准确识别 ESG 评级分歧存在的审计风险,为其作出审计决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另一方面帮助监管机构意识到 ESG 评级分歧的危害,为监管部门建立统一的 ESG 评级标准体系提供启示。

二、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基于我国的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审计师应在保持谨慎性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并据此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8]。审计意见是否合理体现了审计师和事务所的市场竞争力和职业素质,因此,当被审计单位有较大的审计风险时,审计师会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以规避诉讼风险及潜在损失,审计风险水平评估越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19]。

本文认为,ESG 评级分歧较大的企业会增加审计师的信息处理难度并影响其对企业的风险感知水平。基于谨慎性原则,审计师倾向于给此类企业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第一,信息路径。ESG 评级分歧的“噪声效应”增加了审计师的信息处理成本和难度,提高了其风险水平的感知。审计工作量及可能面临的诉讼风险是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的重要参考^[20-21],关注 ESG 信息披露可以提高审计效率。一般来讲,ESG 表现好的企业可以缓解审计师的风险感知,更易获得审计师的信赖^[22],审计师会密切关注企业 ESG 评级并将其作为审计决策的重要参考^[16]。然而 ESG 评级分歧会产生“噪声效应”^[2],导致评级结果难以准确体现企业的 ESG 真实状况^[1],即 ESG 评级分歧强化了信息不对称程度^[23],增加了信息使用者甄别真实 ESG 信息的难度,同时 ESG 信息作为非财务信息,相较于传统财务信息更难获取。根据有限注意理论,审计师在获取这些信息时显然无法做到全面覆盖。审计师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收集相关信息并解读企业 ESG 表现。不仅如此,ESG 评级分歧的“噪声效应”更会掩盖企业 ESG 表现不利的信息,阻碍审计师对企业 ESG 表现的识别,影响审计师的风险评定。审计师出于谨慎性原则,会提高其对企业风险水平的感知,更倾向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第二,风险路径。ESG 评级分歧通过加剧经营风险及重大错报风险,提高了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一方面,ESG 评级分歧加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已有研究认为,ESG 评级分歧可能是由各评级机构所

关注的企业特质信息角度不同引起的,企业 ESG 评级分歧越大,说明 ESG 表现不确定性越高,隐藏的特质风险就越大^[7]。基于信号传递理论,投资者、债权人、客户和供应商等信息使用者会更加谨慎小心,投资者和债权人出于对资金安全的考虑,会对企业持怀疑态度,并要求较高的风险溢价补偿他们承担的风险,从而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4,6],而客户和供应商也会降低对企业的信任,供应商会减少信用融资,客户则可能对产品存疑,从而提高产品要求和交易难度,企业经营能力由此受限。融资能力和经营能力的降低则会恶化企业财务状况,继而加剧企业经营风险^[4]。当企业具有较高的经营风险时,企业未来经营失败的可能性较高,即使审计师当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执行了客观公正的审计程序,并出具了恰当的审计意见,但如果企业未来经营失败而审计师未提前作出提示,审计师也依旧可能会被报表使用者起诉,即存在较高的诉讼风险^[24],因此为避免审计失败及减少未来承担诉讼的可能性,审计师倾向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另一方面,ESG 评级分歧提高了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水平。基于风险规避目的,重大错报风险越高,审计师越可能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25]。重大错报风险取决于企业自身环境和行为,ESG 评级分歧会通过影响企业的信息环境和财务行为提高其重大错报风险。由前文分析可知,ESG 评级分歧会加剧企业经营风险,恶化企业经营状况。企业管理层和股东出于机会主义动机,为掩盖其不良业绩表现,可能会实施信息操纵行为。而各 ESG 评级机构对企业 ESG 表现“褒贬不一”的评价增加了企业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透明度^[4],为企业披露信息时可能存在的“浑水摸鱼”提供了便利,客观上为企业进行信息操纵创造了一定的空间。综上可知,ESG 评级分歧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会刺激企业的信息操纵行为,对审计师而言,这无疑提高了重大错报风险水平,若审计师未及时发现错报漏报而出具了标准意见,则会有较高的诉讼风险,为应对潜在的审计失败风险,审计师更可能选择发表非标准意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 ESG 评级分歧越大,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由于 ESG 评级分歧的计算至少涉及两个评级机构的评级数据,而最早同时出现两个及以上评级机构相关数据的时间是 2009 年,考虑到数据的稳定性,本文选取 2010—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作以下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样本;(2)剔除被 ST、*ST 样本;(3)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 22958 个公司-年度样本。其中 ESG 评级数据来源于万得数据库和彭博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 的缩尾处理。

(二) 变量定义和模型设计

1. 审计意见类型

参考徐亚琴和 Chen 等的研究^[10,26],本文采用两种方式度量审计意见:(1) 审计意见虚拟变量 (*opinion_1*),若当年公司被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opinion_1* 取值为 0,否则取值为 1。(2) 审计意见定序变量 (*opinion_2*),若当年公司被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opinion_2* 取值为 0,若被出具带强调段的无保留意见,*opinion_2* 取值为 1,若被出具保留意见,*opinion_2* 取值为 2,若被出具无法表示或否定意见,*opinion_2* 则取值为 3。

2. ESG 评级分歧

参照 Avramov 等的研究^[3],本文选取华证、万得、彭博和汤森路透四个评级机构的 ESG 评级,其中华证 ESG 评分范围为 AAA—C 九个等级,万得 ESG 评分范围为 0—10 分,彭博 ESG 评分范围为 0—100 分,汤森路透 ESG 评分范围为 0—100 分。为了方便对比,本文参考张云齐等的研究^[6],将各评级机构的得分做以下处理:将华证评级由高到低分别赋值 8—0 分,并将原分数除以 9 乘以 10,将彭博和汤森路透的评级得分都取 10%,使四个评分都取值 0~10 分。然后计算每两个评级机构评分的标准差作为

评级分歧的衡量,将会得到 6 对评级分歧,最后取这 6 对评级分歧的平均值,以此作为企业本年度的 ESG 评级分歧(ESGD)。

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8-10],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现金流比率(cash)、净资产收益率(roe)、应收账款占比(rec)、存货占比(inv)、产权性质(soe)、是否亏损(loss)、董事会规模(board)、独董比例(indep)、两职合一(dual)、托宾 Q 值(tobinq)、上市年限(listage)、超额换手率(dturm)、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管理费用率(mfee)和是否“四大”会计师事务所(big4)。

(三) 模型构建

为检验 ESG 评级分歧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1)进行检验:

$$opinion_1_{i,t}/opinion_2_{i,t} = \alpha_0 + \alpha_1 ESGD_{i,t} + Controls + year +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1)$$

在模型(1)中,ESGD为ESG评级分歧,opinion_1和opinion_2分别为审计意见哑变量和审计意见定序变量。基于上述理论分析,预期ESGD的系数 α_1 大于0且显著,说明ESG评级分歧会增加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审计意见 opinion_1 均值为 0.0251,说明有 2.51% 的公司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ESG 评级分歧 ESGD 标准差为 0.7808,最大值为 5.4164,最小值为 0.0005,说明企业间 ESG 评级分歧跨度较大。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研究^[8-10]基本保持一致。

(二) 回归结果分析

表 2 报告了 ESG 评级分歧和审计意见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2)为是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虚拟变量(opinion_1)的回归结果,使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ESGD 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的系数分别是 0.537 和 0.243,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列(3)和列(4)是审计意见定序变量(opinion_2)的结果,因 opinion_2 为具有内在顺序性的有序分类变量,故使用有序 Logit(Order Logit)模型进行回归,ESGD 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的系数分别是 0.541 和 0.250,且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显示,ESG 评级分歧越大,公司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假设 H 得到支持,原因在于,从审计风险的角度看,ESG 评级分歧降低了审计师对企业的信任程度,提高了审计师的风险感知水平,为规避审计失败和诉讼风险,审计师更倾向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三) 内生性检验

1.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本文参照刘向强等的研究^[2],以 ESG 评级分歧(ESGD)的年份行业中位数作为分界点,对样本组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pinion_1	22958	0.0251	0.0000	0.1565	0.0000	1.0000
opinion_2	22958	0.0378	0.0000	0.2530	0.0000	3.0000
ESGD	22958	1.5482	1.4830	0.7808	0.0005	5.4164
size	22958	22.5098	22.3214	1.3382	18.7556	28.6365
lev	22958	0.4341	0.4301	0.1985	0.0158	1.0340
roe	22958	0.0615	0.0756	0.1975	-7.2128	2.3789
cashflow	22958	0.0532	0.0507	0.0696	-0.4468	0.6523
rec	22958	0.1209	0.0984	0.1031	0.0000	0.7128
inv	22958	0.1394	0.1103	0.1282	0.0000	0.9426
soe	22958	0.3516	0.0000	0.4775	0.0000	1.0000
loss	22958	0.1238	0.0000	0.3294	0.0000	1.0000
board	22958	2.1243	2.1972	0.1991	1.0986	2.8904
indep	22958	0.3777	0.3636	0.0555	0.1667	0.8000
dual	22958	0.2849	0.0000	0.4514	0.0000	1.0000
tobinq	22958	1.9861	1.5588	1.3764	0.6338	29.1670
listage	22958	2.2299	2.3979	0.7730	0.0000	3.4965
dturm	22958	-0.1262	-0.0292	0.5995	-25.5903	4.4472
mshare	22958	0.1276	0.0074	0.1885	0.0000	1.6923
mfee	22958	0.0775	0.0617	0.0695	-0.7569	1.5586
big4	22958	0.0720	0.0000	0.2586	0.0000	1.0000

进行以下分组:高于中位数的为1,低于中位数为0。把公司规模、净资产收益率、董事会规模等作为协变量进行1:1近邻匹配,按照匹配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到,未加控制变量时,ESGD系数为0.404和0.407,加入控制变量后,ESGD系数为0.267和0.265,皆在1%的水平上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2. 工具变量法

公司ESG评级分歧和审计意见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审计师发布的审计报告可能被评级机构参考,从而影响到各评级机构对企业的ESG评级。结合张云齐等和王垒等的研究^[6,27],利用外生政策冲击构建工具变量。2018年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首次明确了ESG信息的基本框架,但此时ESG评级标准和监管制度仍未得到完善,这加剧了ESG评级分歧^[27]。ESG评级分歧程度不同的企业,受该准则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以2018年为分界点的虚拟变量Year2018,同时以除公司自身外的同年度同行业ESG评级分歧的均值构造虚拟变量ESG_{du},将Year2018和ESG_{du}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本文采用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列(1)是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列(2)和列(3)分别是以opinion₁和opinion₂为因变量第二阶段的回归。回归结果显示,ESGD系数分别为0.009和0.018,依旧显著正相关,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四)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解释变量

在主检验中,本文采用4家评级机构的ESG评级,两两配对计算标准差,以6对标准差的均值度量ESG评级分歧。为避免变量测度导致的结果偏差,本文参考刘向强等的研究^[2],以四个评级机构的标准差衡量ESG评级分歧(ESGD₁),检验结果如表4列(4)和列(5)所示,可以看到ESGD₁系数分别为0.241和0.248,依旧显著。

表2 ESG评级分歧和审计意见

	(1) opinion ₁	(2) opinion ₁	(3) opinion ₂	(4) opinion ₂
ESGD	0.537*** (10.00)	0.243*** (4.11)	0.541*** (10.04)	0.250*** (4.18)
Controls	NO	YES	NO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N	22903	22903	22958	22958
Pseudo R ²	0.0416	0.220	0.0361	0.188

注:括号内为Z值或T值,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cluster处理,***、**、*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3 内生性检验-PSM检验

	(1) opinion ₁	(2) opinion ₁	(3) opinion ₂	(4) opinion ₂
ESGD	0.404*** (6.58)	0.267*** (4.19)	0.407*** (6.62)	0.265*** (4.12)
controls	NO	YES	NO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N	19570	19570	19606	19606
Pseudo R ²	0.0349	0.211	0.0302	0.179

表4 稳健性检验-更换解释变量和更换回归样本

	工具变量法			更换解释变量		更换回归样本	
	(1) ESGD	(2) opinion ₁	(3) opinion ₂	(4) opinion ₁	(5) opinion ₂	(6) opinion ₁	(7) opinion ₂
Year2018 × ESG _{du}	1.116*** (132.679)						
ESGD		0.009*** (4.290)	0.018*** (5.380)			0.405* (1.809)	0.417* (1.872)
ESGD ₁				0.241*** (4.022)	0.248*** (4.10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2958	22958	22958	22903	22958	5233	5434
R ² /P_R ²	0.5427	0.0883	0.0826	0.2580	0.2316	0.2580	0.2316

2. 更换回归样本

根据样本分布,大多数样本只获得了两家评级机构的评级,为尽可能避免缺失值的问题,本文剔除仅有两家评级机构评价的企业样本,保留三个及以上评级机构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 列(6)和列(7)所示,ESGD 系数分别为 0.405 和 0.417,显著为正,假设依旧得到支持。

3. 更换模型

本文在主检验中对 *opinion_1* 和 *opinion_2* 分别使用了 Logit 模型和 Order Logit 模型进行检验,为了排除回归模型不同导致的结果差异,本文分别对 *opinion_1* 使用 Probit 模型,对 *opinion_2* 使用 Order Probit 模型以及对 *opinion_1* 和 *opinion_2* 同时使用线性模型重新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ESGD 的系数分别为 0.115、0.123、0.008 和 0.016,依旧显著。

表 5 稳健性检验:更换模型

	Probit 模型	Order Probit 模型	线性模型	
	(1) <i>opinion_1</i>	(2) <i>opinion_2</i>	(3) <i>opinion_1</i>	(4) <i>opinion_2</i>
<i>ESGD</i>	0.115 *** (4.254)	0.123 *** (4.616)	0.008 *** (4.906)	0.016 *** (5.600)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N	22903	22958	22958	22958
Adj R ² /Pseudo R ²	0.2205	0.1891	0.0883	0.0827

五、进一步分析

(一) 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ESG 评级分歧通过增加信息处理难度、企业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影响审计师决策。本文参考温忠麟中介效应模型^[28],构建以下模型进行回归,其中 *Del* 为审计师信息处理难度,*Risk* 为经营风险,*Restate* 为重大错报风险。为规避三步检验法的统计缺陷,本文采用了 Sobel 检验对中介效应进行再检验,若 Sobel Z 值大于 1.96,则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同时采用 1000 次的重复抽样的 bootstrap 法进行再检验,若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意味着中介效应显著。

$$Del_{i,t}/Restate_{i,t}/Risk_{i,t} = \beta_0 + \beta_1 ESGD_{i,t} + Controls + year +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2)$$

$$opinion_1_{i,t}/opinion_2_{i,t} = \gamma_0 + \gamma_1 Del_{i,t}/Restate_{i,t}/Risk_{i,t} + \gamma_2 ESGD_{i,t} + Controls + year +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3)$$

1. 信息处理难度

由前文分析可知,ESG 评级分歧的“噪声效应”提高了审计师的信息处理成本和难度,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也相对增加。本文参照高聿等的研究^[29],选取审计报告日与资产负债表日的天数差额加 1 取自然对数,取值越高说明审计师信息处理难度越高。表 6 报告了信息处理难度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其中列(1)和列(2)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列(3)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ESGD 系数为 0.004 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可知 ESG 评级分歧对审计师信息处理难度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列(4)和列(5)是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加入信息处理难度后,ESGD 的系数分别为 0.008 和 0.016,依旧显著为正,说明由于 ESG 评级分歧产生的“噪声效应”,审计师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收集和處理信息,成本和难度增加,审计师更有可能出

表 6 审计师信息处理难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1)	(2)	(3)	(4)	(5)
	<i>opinion_1</i>	<i>opinion_2</i>	<i>Del</i>	<i>opinion_1</i>	<i>opinion_2</i>
<i>ESGD</i>	0.008 *** (4.906)	0.016 *** (5.600)	0.004 ** (2.520)	0.008 *** (5.868)	0.016 *** (5.487)
<i>Del</i>				0.051 *** (9.328)	0.088 *** (10.497)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i>	0.051 (1.547)	0.077 (1.408)	4.278 *** (108.601)	-0.168 *** (-4.312)	-0.301 *** (-4.732)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N	22938	22938	22938	22938	22938
Adj R ²	0.0883	0.0827	0.1592	0.0897	0.0866

具非标准审计意见。Sobel 检验 Z 值分别为 2.48 和 2.49,也验证了信息处理难度的中介作用。bootstrap 检验下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进一步说明部分中介效应存在。

2. 经营风险

基于前文分析,ESG 评级分歧会恶化企业经营状况,加剧企业经营风险,为应对该状况,审计师会倾向于采取更为严格和审慎的审计程序。他们希望通过更细致的审查来确保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降低因审计失败而引发的诉讼风险。本文参照王竹泉等的研究^[30],使用企业三年盈利波动率衡量企业经营风险 (*Risk*),该值越大,说明企业经营风险越大。表 7 列示了经营风险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7 经营风险的中介效应检验

	(1) <i>opinion_1</i>	(2) <i>opinion_2</i>	(3) <i>Risk</i>	(4) <i>opinion_1</i>	(5) <i>opinion_2</i>
<i>ESGD</i>	0.008 *** (4.774)	0.016 *** (5.483)	0.004 *** (9.410)	0.006 *** (4.223)	0.012 *** (4.295)
<i>Risk</i>				0.512 *** (20.839)	0.854 *** (9.576)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N	22948	22948	22948	22948	22948
Adj R ²	0.0884	0.0825	0.2336	0.1033	0.1006

结果,其中列(1)和列(2)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列(3)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ESGD* 系数为 0.004 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可知 ESG 评级分歧对经营风险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列(4)和列(5)是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加入经营风险后,*ESGD* 的系数分别为 0.006 和 0.012,在 1%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ESG 评级分歧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审计师为降低诉讼风险和审计失败概率,倾向于实施更严格的审计程序,更易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Sobel 检验 Z 值分别为 10.37 和 10.44,也验证了经营风险的中介效应。bootstrap 检验下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进一步说明部分中介效应存在。

3. 重大错报风险

基于前文分析,ESG 评级分歧激发了企业操纵信息的动机,也为企业提供了信息操纵的空间,增加了企业财务报告出现错报或漏报的风险。审计师在评估这些风险后,会相应增加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以反映其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担忧。本文借鉴王百强等的研究^[31],以“上市公司披露是否发生数据变更的财务重述报告”衡量企业重大错报风险 (*Restate*),该值为虚拟变量,取值为 1,说明该企业重大错报风险较高。表 8 列示了重大错报风险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其中列(1)和列(2)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列(3)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ESGD* 系数为 0.01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可知 ESG 评级分歧提高了企业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列(4)和列(5)是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加入重大错报风险后,*ESGD* 的系数分别为 0.008 和 0.016,依旧显著,这表明 ESG 评级分歧增加了企业发生错报或漏报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Sobel 检验 Z 值分别为 2.62 和 2.76,验证了重大错报风险的中介效应。bootstrap 检验下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进一步说明部分中介效应存在。

表 8 重大错报风险的中介效应检验

	(1) <i>opinion_1</i>	(2) <i>opinion_2</i>	(3) <i>Restate</i>	(4) <i>opinion_1</i>	(5) <i>opinion_2</i>
<i>ESGD</i>	0.008 *** (4.906)	0.016 *** (5.600)	0.010 *** (2.923)	0.008 *** (5.923)	0.016 *** (5.513)
<i>Restate</i>				0.015 *** (5.139)	0.030 *** (4.899)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i>	0.051 (1.547)	0.077 (1.408)	-0.134 * (-1.887)	0.053 * (1.693)	0.081 (1.482)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N	22958	22958	22958	22958	22958
Adj R ²	0.0883	0.0827	0.1197	0.0873	0.0844

应检验结果,其中列(1)和列(2)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列(3)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ESGD* 系数为 0.01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可知 ESG 评级分歧提高了企业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列(4)和列(5)是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加入重大错报风险后,*ESGD* 的系数分别为 0.008 和 0.016,依旧显著,这表明 ESG 评级分歧增加了企业发生错报或漏报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Sobel 检验 Z 值分别为 2.62 和 2.76,验证了重大错报风险的中介效应。bootstrap 检验下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进一步说明部分中介效应存在。

(二) 调节效应检验

1. 内部控制质量

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可以缓解 ESG 评级分歧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可靠

性。这不仅减轻了投资者和债权人等信息使用者因 ESG 评级分歧产生的争议,降低了企业发生融资难题和经营风险的可能性,削弱了企业进行信息操纵的动机,还提高了审计师对企业的认知程度和信赖程度,降低了审计师的风险感知水平。本文参考迪博数据库披露的内部控制指数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按照内部控制指数是否大于行业年度中位数值生成哑变量(*Control*),将高于中位数的样本取值为 1,反之为 0,随后将 *Control* 及其与 *ESGD* 的交乘项纳入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9 列(1)和列(2)所示,交乘项系数分别为 -1.219 和 -1.235,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缓解了 ESG 评级分歧引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了审计师信赖度,削弱了 ESG 评级分歧对审计意见的负面影响,符合前文分析。

2. 审计师行业专长

具备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在政策法规、行业规范和经营特征方面具有更加深入且扎实的专业素养。理论上讲,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在面对 ESG 评级分歧时更有经验,其扎实的专业能力、较高的判断能力和信息收集能力有利于审计师走出 ESG 评级分歧“迷魂阵”,及时准确地揭示企业重大错报风险,增加其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本文参考刘文军等的研究^[32],基于审计客户总资产,使用行业市场组合指标估计行业专长,按照行业专长是否大于行业年度中位数生成哑变量(*Ipsa*),高于中位数取值为 1,否则为 0,将 *Ipsa* 及其与 *ESGD* 的交乘项加入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9 列(3)和列(4),交乘项系数分别为 0.361 和 0.363,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当审计师具有行业专长时,其专业能力、判断能力和信息收集能力能助其准确揭示 ESG 分歧带来的风险,从而增加了非标准意见概率,符合前文分析。

(三) 审计师策略的优序选择

当面临客户较大的审计风险时,审计师有多种应对策略,如提高审计费用、出具非标准意见或更换客户等。那么面对 ESG 评级分歧带来的审计风险,在不更换客户的前提下,审计师是会提高审计费用还是会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呢?借鉴刘笑霞和李明辉的研究^[33],本文设置了审计师优先次序因变量(*order*)进行实证检验。若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order* 取值为 2;若出具标准审计意见且收取了超额审计费用,则 *order* 取值为 1;若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没有收取超额审计费用,则 *order* 取值为 0。本文分别使用线性模型、Order Logit 模型和 Order Probit 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可以看到在三个模型中,*ESGD* 的系数分别为 0.038、0.198 和 0.124,且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较于提高审计费用,为维持职业声誉,审计师会优先通过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以应对 ESG 评级分歧带来的审计风险。

表 9 调节效应检验

	内部控制		审计师行业专长	
	(1) <i>opinion_1</i>	(2) <i>opinion_2</i>	(3) <i>opinion_1</i>	(4) <i>opinion_2</i>
<i>ESGD</i>	0.212 *** (3.595)	0.220 *** (3.685)	0.077 (1.024)	0.084 (1.096)
<i>Control</i>	-1.272 *** (-2.886)	-1.251 *** (-2.835)		
<i>Control × ESGD</i>	-1.219 *** (-3.740)	-1.235 *** (-3.763)		
<i>Ipsa</i>			-0.637 *** (-2.836)	-0.646 *** (-2.881)
<i>Ipsa × ESGD</i>			0.361 *** (3.341)	0.363 *** (3.350)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N	22903	22958	22903	22958
Pseudo R ²	0.2801	0.2387	0.2227	0.1898

表 10 审计师策略的有序选择检验

	(1) 线性模型 <i>order</i>	(2) Order Logit 模型 <i>order</i>	(3) Order Probit 模型 <i>order</i>
	<i>ESGD</i>	0.038 *** (8.736)	0.198 *** (8.094)
<i>controls</i>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i>year</i>	YES		YES
N	22958		22958
Adj R ² /Pseudo R ²	0.3047		0.3118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 2010—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 ESG 评级分歧和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 ESG 评级分歧越大,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就越高。进一步检验发现,ESG 评级分歧增加了审计师信息处理难度、加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从而提高了审计风险,对审计师决策产生影响,同时,企业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会缓解 ESG 评级分歧对审计意见的负面影响,而审计师的行业专长则会助其准确揭示 ESG 分歧带来的风险,增加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概率。最后发现,审计师面对企业 ESG 评级分歧会优先选择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而非提高审计费用来降低自身风险。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部门应主动参与 ESG 评级标准和体系的制定与完善工作。ESG 评级分歧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也会干扰审计师和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而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各评级机构缺乏统一的评级标准,评级透明度不足。相关部门应积极推进构建统一的 ESG 信息评级标准和体系,从而减少评级机构的主观性引起的评级分歧,最后实现评级结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为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提供可靠依据。第二,企业应重视内外部治理水平,以有效化解 ESG 评级分歧带来的不利影响。为将 ESG 评级分歧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企业应提高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增加企业信息透明度,减少企业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从而降低审计师的风险感知水平。第三,审计师应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和执业能力。审计师作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出具的审计意见是内外部信息使用者作出财务决策的重要参考,监管部门和会计师事务所应加强对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的指导工作,帮助审计师提高执业能力,及时准确地识别 ESG 评级分歧带来的审计风险,向公众出具合理的审计意见。

本研究还有一定的不足之处:目前国内外有十几家较为权威的 ESG 评级机构,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并未获取所有权威机构的评级结果。若未来条件具备,可将尽可能多机构的评级结果纳入 ESG 评级分歧指标的计算。

参考文献:

- [1] Berg F, Kölbl J F, Rigobon R. Aggregate confusion: The divergence of ESG ratings[J]. *Review of Finance*, 2022, 26(6): 1315-1344.
- [2] 刘向强,杨晴晴,胡珺. ESG 评级分歧与股价同步性[J]. *中国软科学*, 2023(8): 108-120.
- [3] Avramov D, Cheng S, Lioui A, et al. Sustainable investing with ESG rating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2, 145(2): 642-664.
- [4] 李晓艳,梁日新,李英. ESG 影响股票流动性吗?——基于 ESG 评级和评级分歧的双重视角[J]. *国际金融研究*, 2023(11): 75-86.
- [5] 王婷婷,林子昂. 企业 ESG 评级能否降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基于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作用[J]. *上海金融*, 2023(4): 53-67.
- [6] 张云齐,杨溟宇,张笑语. ESG 评级分歧与债务资本成本[J]. *金融评论*, 2023(4): 22-43.
- [7] Christensen D M, Serafeim G, Sikochi A. Why is corporate virtue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The case of ESG ratings[J]. *Accounting Review*, 2022, 97(1): 147-175.
- [8] 姜涛,尚鼎. 公司诉讼风险对审计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异常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的证据[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0(3): 13-22.
- [9] 闫焕民,王浩宇,张雪华. 审计师工作量压力、组织支持与审计意见决策[J]. *管理科学*, 2020(4): 19-36.
- [10] 徐亚琴,宋思淼. 审计师能识别企业的杠杆操纵吗?——基于审计意见视角的实证检验[J]. *审计研究*, 2021(6): 102-115.
- [11] 张俊瑞,余思佳,程子健. 大股东股权质押会影响审计师决策吗?——基于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的证据[J]. *审计研究*, 2017(3): 65-73.
- [12] 冯延超,梁莱歆. 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审计收费及非标准审计意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0

- (3):75-81.
- [13]张俊瑞,刘慧,杨蓓.未决诉讼对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研究[J].审计研究,2015(1):67-74.
- [14]赵彦锋.企业诉讼风险与审计师选择研究[J].经济经纬,2021(4):103-112.
- [15]罗宏,贾秀彦,陈小运.审计师对短贷长投的信息识别——基于审计意见的证据[J].审计研究,2018(6):65-72.
- [16]周泽将,丁晓娟,伞子瑶.ESG 评级分歧与审计风险溢价[J].审计研究,2023(6):72-83.
- [17]杨李娟,熊凌云,方远.“存贷双高”异象的审计监督——基于审计意见的实证检验[J].审计研究,2023(4):67-80.
- [18]吴秋生,江雅婧.中小投资者保护与审计意见决策——基于投服中心行权视角[J].审计研究,2023(6):60-71.
- [19]潘克勤.公司治理、审计风险与审计定价——基于 CCGINK 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8(1):106-112.
- [20]Simunic D A.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0,18(1):161-190.
- [21]谭雪,殷敬伟,修宗峰.财务报告信息冗余的审计效应[J].审计研究,2022(3):47-57.
- [22]王瑶,张允萌,侯德帅.企业 ESG 表现会影响审计意见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5):54-64.
- [23]Serafeim G, Yoon A. Stock price reactions to ESG news: The role of ESG ratings and disagreement[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22,28(2):1500-1530.
- [24]朱小平,叶友.“审计风险”概念体系的比较与辨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3(5):11-15.
- [25]权小锋,陆正飞.投资者关系管理影响审计师决策吗? ——基于 A 股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综合调查[J].会计研究,2016(2):73-80.
- [26]Chen S, Sun Y, Sun J, et al. Client importance,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and audit quality in China: An office and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analysis[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10, 85(1):127-158.
- [27]王垒,刘青德,李宽.ESG 评级分歧与公司债券定价:信息挖掘还是信息恶化[J].国际金融研究,2024(3):87-96.
- [28]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745.
- [29]高翀,石昕,刘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决策[J].管理科学,2023(3):116-129.
- [30]王竹泉,王贞洁,李静.经营风险与营运资金融资决策[J].会计研究,2017(5):60-67.
- [31]王百强,杨雅宁,孙昌玲.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否影响审计师决策? ——基于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2021(2):68-79.
- [32]刘文军,米莉,傅倬轩.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来自财务舞弊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0(1):47-54.
- [33]刘笑霞,李明辉.审计师关注客户所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吗? ——基于 Pecking Order 模型的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21(2):113-129.

[责任编辑:黄燕]

Can ESG Rating Divergence Influence Auditor Decisions? Evide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udit Opinions

LIU Yaona, ZHANG Yanchao

(School of Accounting,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ESG rating results ar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ESG performance, but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among rating agencies for the same enterprise. Based on this, Us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22 as sampl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SG rating divergence and audit opin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divergence of ESG ratings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auditors issuing non-standard audit opinions. Further examination shows that ESG rating divergence increases auditors' risk perception level by reducing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increasing business risk and material misstatement risk.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auditor industry expertise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SG ratings and audit opinions. In the face of ESG rating differences, auditors will preferentially choose to issue non-standard audit opinions in order to reduce their own risks. This stud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SG rating divergence,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uditors to make rational decisions and regulators to establish a unified ESG rating standard system.

Key Words: ESG rating divergence; auditor decision; audit risk; business risk; risk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udit opinion